

私家史料让历史变得更“立体”

□林文仁

《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(1861—1884):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》,及《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(1885—1898):以“帝后党争”为中心的探讨》两书所讨论的,是笔者用以观察1861—1898年晚清政治史的一条路径,即派系政治。事实上,19世纪后期以降,派系就是同时代人用以描述时局政情的重要元素,并非后人归纳形成的分析架构。在过去百年以来,晚清政治史,或云广义的近代政治史研究成果,之所以较少由此一角度切入,主要原因或即在于一手史料,特别是官方档案相对浩繁,为相当一段时期的研究者提供了极丰富的研究材料,创造了广大的选题空间。事实上,直至今时,这种情况基本无甚改变。问题在于主要依靠官方档案建构的研究内容,要达到连点成线、连线成面的研究效能,也许不失充分,但要观照平面现象之下的底流,官方档案就未必足够了。这是因为官方档案中呈现的,较多是一种具体的“结果”或状况,相对缺乏提供一件史事发展“过程”的线索。就像笔者常举例,在官方档案中看到的奏折内容,也许能让研究者了解上折子官员对所陈奏事情的立场或主张,但这样的立场或主张究竟如何成形,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发展过程,就未必看得出了。然而,研究者若能妥切地善用其他史料,例如上折子官员的私人文集,特别是一般都会收入其中的折稿,亦即所递上的奏折原稿,将之与官档中的奏折内容对照,其有所增删的部分常常就是事件发展过程里最精微、最能“说故事”的关键;掌握这些关键环节,研究者对该历史事件的理解,也才能变得更“立体”。

前所例举的私人文集,当然只是其中一种类型,余则包括私人日记、书信、年谱及形态多元的各种私家笔记,笔者将它们统称为私家史料。这些私家史料,即使是占比最大的私家笔记,多数也都属当事人或至少是当代人记当代事。那些内容,无论是一手记述,或二手听闻,一定程度而言,也具备准回忆录式的性质。结合官书或档案使用,往往才是让一段史事“活”起来的方法。以治中国史的学者来说,主攻中古史,尤其唐宋之前时代的学者,便多深谙此道,



主要因为中古史之前的一手档案,几乎毁灭殆尽了,研究者无不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地求索可堪支援的私家史料。相较之下,近代官方与一手档案保存之完整,使近代史研究圈成了古代史研究者眼中奢侈的乐园;可惜的是,也正由于同样的原因,数量恐不亚于官方档案的近代私家史料,长期未得系统性整理及有效运用。

但很幸运的是,从2002年起,随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,巨大的清史编纂工程启动,此后以迄今日,围绕支持此工程之罕见史料纷纷编辑校刊付梓,不啻中国,乃为全球汉学界最可推重之集体成就。这也使得无论就史料之丰硕可参,抑或由此而经营出的研究成果,皆已非笔者当年成书时可相比。

笔者常用《黄帝内经》揭橥中医药调配原则的“君、臣、佐、使”,来比喻历史研究工作里包括官方档案及各种私家史料的角色定位。没有一味中药,是靠单一药材便可制就,而是多种药材依其重要顺序,妥适结合,完善其相辅相克效应的产物。任何一项历史议题的处理,不也是如此?

因着早年对晚清史的高度兴趣,笔者自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研究所后,便以晚清派系政治的研讨,作为历史学徒养成历程中的工作重心。拙著《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(1861—1884):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》,及《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(1885—1898):以“帝后党争”为中心的探讨》,也就是以那段时期所做的工作为基础而写成

的。要理解派系政治的结构与运作,官方档案显然无法提供充足资源,这便使笔者将心力更多地投入各种私家史料的长期阅读爬梳。这么些年来,不时看到有阅众发现笔者著作对私家史料,尤其是各类笔记书的高度仰赖,辄轻予嗤诋,似乎认定若非通篇引证尽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,或台北故宫博物院,就不堪入流,或只配称为掌故。其实,笔者一贯强调,在晚清派系政治上投入心力,绝不代表笔者认为这就是晚清政治史的全貌,而是希望借此构成一块拼图,让整个晚清政治史的图像能拼得更完整,理解与诠释也更有机。

作为一个历史学徒,笔者总是不断提醒有机会共聚为学的朋友,所谓历史,从来不是“过去发生的事”,因为那些事在发生的当下,就永远成为过去,再也无法重现。我们所认知的历史,是一批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,谨守学术纪律,整理排比各种遗址、器物或文字记录,找出其时代意义的史家,对我们想理解的那个时代所形成的“论述”。就像著名史家王笛先生所说:“对于‘历史’这个词,我认为也有两种含义,或者说有两种历史。第一种历史,就是过去的一切事情,过去了就过去了,永远不复返,永远不能完整地再现。而第二种历史,其实就是‘讲故事’,就是讲人类的过去,讲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。”因此,我总是告诉朋友们,人类文明史上,少数绝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之一,就是有所谓“‘绝对’‘客观’的历史”。此所以笔者每当于书肆看到类似以“这就是(或这才是)真正的某某史”为名的历史类书籍时,从不取以观之,因为由那样的书名,便可知撰写者对历史的本质毫无概念。

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·卡尔曾说:“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;‘现在’和‘过去’之间无休止的对话。”晚清政治史当然也是如此,而笔者对晚清派系政治的投入,及在拙著中大量运用各种私家史料资源,也是基于同样的认知与期许。

(本文摘选自《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(1885—1898):以“帝后党争”为中心的探讨》增订版自序,内容有删节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我们从文学里获得慰藉

□刘诗良

《百年孤独》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……一部部文学名著历经岁月淘洗依然熠熠生辉,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拓宽了视野,陶冶了情操,提升了素养,丰富了精神。同时,也会对撰写这些名著的作者所处的时代、面临的处境和经历的生活产生了好奇。《作家酒馆:伟大的灵魂如何面对人生的困惑》一书,以“酒馆聊天”的方式,将39位世界著名作家请进“酒馆”,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,特别是他们面对人生困境的思考和选择,引领人们深入理解文学的意义,思考人与世界的互动。

《小王子》的作者安东尼·圣-埃克苏佩里一生不甘平庸,从空军退役后,无论是平淡无聊的推销员工作还是开辟新航线的惊险刺激,无论是空中邮局繁重危险的飞行任务,还是几次与死神的失之交臂,都成了圣-埃克苏佩里的宝贵人生财富。他认定人生只有两个选择:要么行动起来,去做一个俯仰天地的人;要么沦为平庸之徒,被别人怜悯。他的《小王子》以孩子式的眼光,透视出成人的空虚、盲目、愚妄和死板教条,用浅显天真的语言写出了人类的孤独寂寞、没有根基随风流浪的命运,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金钱关系的批判,对真善美的讴歌。



1957年的12月10日,加缪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,在一个高朋满座的大厅里领取诺贝尔文学奖,这是一个作家一生的巅峰时刻。然而整个上世纪50年代,加缪都深陷于痛苦纠结之中。在他的故乡阿尔及利亚,激进的人士在制造恐怖袭击,毁掉他所出生的家园,而他所处的法国为了如何应对现状争得不可开交。加缪对两方都持有忠诚,结果却被怀疑、指责。获奖后的他,比之前更加消沉,他希望隐居起来,退出世事纷扰。他把无处安放的身份,无法沉默的痛苦,与人共处的幻想,都表达在文学创作之中。

名满天下的大作家、哲学家、社会活动家萨特,对社会、对人生下的那些犀利

的诊断,并不是书房里玄想的产物,而常常是基于他个人的切肤之痛。他比常人更敏感,甚至更容易感到沮丧。萨特在二战期间曾经被德军俘虏过,事后,有人问他战俘营里是什么样子的。萨特突然感到,他无力回答。他说,我无论怎么讲,都无法将我的个人经验准确地告诉别人。出于这样的体验,萨特开始写他的戏剧,写他的哲学巨作《存在与虚无》。

“不管你遭遇了什么,你永远可以在文学中找到慰藉。”而创作了文学的人,他们自己往往深受生活的创痛,却找不到安慰。他可能被黑暗的童年记忆所创痛,被疾病所创痛,被贫穷所创痛,被一些无法挽回的厄运所创痛,即便他是大器早成的人,不愁吃穿,家庭稳定,他也会因为年纪增大,亲人的故去,而越来越感到生活的悲凉。

“酒馆”里的作家们拿出了两种东西来对抗内心的这些负能量,一个是专注,一个是热情。他们仍然有热情去描述和吐露各种情感,投射在文学创作中,以此抚慰那些可能遭遇人生困境的人们。《“作家酒馆”》不是要教你怎么写作,也不是为你解读小说,而是要带你一起看那些作家面临的困境,以及他们做出的回应,让我们一起在文学里得到慰藉。”

(作者为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)

一个集邮者的自白



□王帅

去年年初的时候,我跟我的老师周永良先生说,把我们的作品梳理一下吧。因为我这些年的兴趣已经转到古代书画收藏,尤其聚焦于明末清初之际的惊心动魄以及人物在历史中的心态。

还有一个原因在于,去年是我母亲赵忠秋去世四十周年,我想把她的剪纸作品连同自己的收藏,做一个展览。我希望更多的人记住她的剪纸的美,而美是平等的,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

所以《春风最随美人意》不是一本偶尔顺手写出来的书,而是基于对自己十余年收藏的近现代画作的一次梳理。我收藏的近现代画作,基本涵盖了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。这次收藏梳理,在时代背景阐述和具体作品的艺术特色上,做了详尽认真的解读。

在整理写作的过程中,遇到的首要问题,就是这个艺术家的艺术风格、作品和时代的关系以及收藏这件作品跟我个人的关系。这是单纯的学者很难体会个中滋味的。所以为了体例统一,个人趣味兼顾,这批文章分成三部分。一部分由我的老师周永良先生执笔,一部分则是这本书的内容,我按专业画家、人文学者以及整体画作中的花花草草,分了三个大的章节。这种区分可能不准确,但是起因是这样的。

我于199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。上学期间,我的老师宋遂良先生要求我:要像牛进了菜园子一样,多读书。

书慢慢读得多了起来,就有了自己喜欢和亲近的作家,这里感知一点,那里记忆一下,虽不成体系,未必吃透,但是吃百家粮的好处在于营养均衡。而凡是文学史上能留下浓墨重彩或只字片语的,都足以使你富足,激发你的兴趣,保持你的天真。

好的作品都是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的,并最终助我形成了我的人文观和审美取向,我开始慢慢留意起书画作品。后来在拍场上,我也开始留意这些作家的物品,或书画诗词,或片纸半札,慢慢积累起来,仿佛在和那些作者建立了另外一种可触碰的关系。有时候看到一件作品,如果不积累起来,就好像失去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一样。

我笑称自己不是一个好的收藏者,只是一个集邮的。而所有的收藏,都有基本的规律,就是聚散两离离,今天聚起,明天或许就分散。但在这个过程中,这些作品毫无例外地滋养了我,成就了我。这次梳理和出版,其实也是要表达这个观点:你怎么对待藏品,你从中得到了什么,你就能把你理解的美,跟大家分享多少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、鲁东大学特聘教授,芸廷文化发起人)